

紫堇轩 著

I heard every star goes blue

听说每颗星 都会寂寞

后来我们都懂了，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I heard every star goes blue

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听说每颗星都会寂寞 / 紫堇轩 著.

—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0.8 (漫客·小说绘)

ISBN 978-7-5492-0117-4

I. ①听… II. ①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0932 号

本书由紫堇轩委托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听说每颗星都会寂寞 紫堇轩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 主 编 李 靖
-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
- 出 版 人 别道玉
- 责任编辑 郭利娜
- 特约编辑 董燕飞 颜 燕
- 装帧设计 李 婕
-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32 开
- 印 张 7
- 字 数 15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0117-4
- 定 价 17.8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紫堇轩 ●

I heard every star goes blue

听说每颗星 都会寂寞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Hey，你知道吗，云层深处光之轨迹曾经交汇过的那两颗星，它们最初衷的盛大愿望，便是一起在午夜的高空携手飞行。身体脱离地球表面在城市上空飞过，翻越万水和千山，下方是灯光点缀如碎钻的海洋。高楼大厦矗立成珊瑚石礁，车辆人群汇集成鱼群。

谁是谁生命里最初的那颗星。

松田

序章 / 写在前面的话

9

Chapter 1 /

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棵树。树的年龄往往会很长很长，长到不知道看多少次日落，不知道有多少只鸟停在身上。我们爱上其中的一只，他有最缤纷的羽毛和优美的身姿，然后他飞走了，却不妨碍我们独自枝繁叶茂。

11

Chapter 2 /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让我心碎又如此着迷，让我在动荡不安中找回自己的勇气，却又亲手摁灭了我的光源。

35

Chapter 3 /

一个人，究竟要放弃多少自我才能学会用优雅姿态穿梭这不完美世界？

我听说，人在最初是一个完整的圆，因为触怒了神，被分成两半，于是我们穷其一生都在寻找丢失的另一半。可是既然都是半圆，那长得该有多相像啊，所以你很容易就找错了呢。嘘，不必道歉。我们从头再来。

59

Chapter 4

我和你一起盖的罗马，你却和她拆了城墙。
我就像一个洋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诧异，你是我最压心底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除了你能看到的那些全心全意，还有绝望的气息。

95

Chapter 5

你现在把什么人暖在怀里，唱什么歌哄她开心？现在，只有那一头曾经被你亲吻过的发，充当我最忠实的舞伴。那些蔷薇色的寂寞，我想将它们发配边疆，却如此真实可感地盛开在每一寸空气里。那么，当曲终人散，你是否，就听懂了 G 大调舞曲的悲伤？

121

Chapter 6

听说有一种花的名字叫朝颜，清晨开放，日上三竿便合拢，等待明日太阳初升。听说还有一种花的名字叫夕映，傍晚开放，暗香盈袖。我和杜晓晓这对姐妹花，都将经年过往那些秘密私酿成了凛冽芬芳。

151

Chapter 7

“在你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把时间的轴走成地老天荒”的人，是你吗？

只是，再也没有那么一个人，能把年少的歌唱出天空的颜色，有着广袤蔚蓝的忧郁和飘逸洁白的温暖，轻盈灵动，盖过水帘遮蔽海妖歌吟。我的脑海浮现起你的博客背景模板，我觉得你就是那只立在青色的山巅眺望远方的白色飞鸟，还未来得及飞到湛蓝色海浪包围的岛屿，就为我折断了羽翼。

175

Chapter 8

如果，将已流逝岁月的书签，印成相片，排满长长的海岸线，那么，你在那边，我在这边。

如果，光年也可以用眼睛来衡量，那么，你消逝于人海茫茫的陆地，我端坐在一望无涯的云顶。

如果，只当眼泪变成了钻石，爱情它才不会死，那么，我迟到半晌良辰，你缺席我的一生。

你我之间庞大的矜持和对峙，横亘成这首情诗。

199

【序章：写在前面的话】

恋字，却又不愿多说话；懒情，却又爱接受挑战。贪吃，却又忧患到中年之后身材走形；想宅，又想环游世界；渴望闲遐安逸，却又唯恐无所事事。

这样的我，是不是也有你的投影。

不管怎样，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你，其他再相似，也是赝品。

你一路同价值观、安全感吵吵闹闹，跌跌撞撞，从过去到现在，再到荒野飓风的小未来，中间落满了大片尘埃。

所有浮生里万千的脸孔，让我因你们而隆重。这么多年，我很幸运地成为你最大的分享者，每一次会面，我们都从不吝惜将彼此内心丰溢的生息倾注于对方的杯。华丽交集之外匆匆一瞥，缱绻依偎之后不告而别。

我们不是遇见，只是时间恰巧经过了我们。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也有你们的悲欢离合。不信，你看看？

这是一个关于爱与离散，信仰与背叛的故事。

钟楼花雨，青海岛屿，打着青春灯火的主人公在云深雾重的生之轨迹如何艰辛穿行，是否找到了彼岸宿命的灯塔？他们如何在绝境逢生，历经遗失和毁灭后又重新争取和珍惜？

谁说，那时我们不懂爱情？

只是，谁来陪我相信爱情？

他说，等到我抓得住梦想的尾巴、足够强大的那一天，我会回来，出现在你面前。

她说，相信你到了那一天，一定能够看到同你并驾齐驱的我。

我写这个故事，送给每一个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伤害与打击，却从未倒地不起的孩子，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经历那些伤痛之后，都不要自己放弃自己，依然微笑着相信这个世界的真、善、美。

你们必须拥有强大的内心，才能够应对这个多变、残酷、千沟万壑的人生原貌。

我愿这世界如童话，抱着梦想实现它，就凭摘星的手臂，为地球每夜放烟花。

世事艰难，静水流深。

有人说，我不知道每天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

有人说，我深爱的他，深爱我的他，怎么会变成如此陌生一个他。

有人说，幸福总是肤浅而短暂，钻心刺骨的往往都是寂寞和挣扎。

我想给他一个回答：生活会给你糖果，也会给你伤疤。到后来那些伤口褪去软弱，一定会成为你身上最百毒不侵的地方。

我们都已经长大，不再是可以享受宠溺的娃娃。

我们要面对那么多艰难，还要学会含笑饮砒霜。

如果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画成一张地图，年轻时的追求、固守和梦想用红色箭头表示，你会发现，当我们驻足迷茫止步不前的时候，总能在另一些地方找到出路。所以，请在坏情绪将你包围席卷的时候，请你在不被理解、不受肯定、迷迷糊糊就站在自己完全无法掌握的位置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也不要妥协。想一想那些你尚未抵达的梦想，想一想那些无论如何都相信你、关爱你的人，你就不会轻易被打倒。沿着梦想的旅途前进的你，让它们成为庸碌无为的救赎，这漫长一生便永远都不会孤独。

相信我，请你相信我。

旋律在耳朵限定的空间里飘散开来，我第一次眯着眼用心凝视他十五岁棱角开始渐次分明的生命。他站在围墙的阴影处，夕阳已经西斜，有密密匝匝的光斑透过树叶打在身上。忽然之间，我发现他的笑比那个夏天的风还要清爽。

【葵花街孩子的天堂】

张爱玲曾经这样说过：“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2006年的盛夏，小阁楼的窗外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鲜花，我在婆婆围了披风出门后打电话给周小丢：“小丢小丢，姐姐恋爱了。”

周小丢从话筒那头投掷来扭捏的口吻：“沈青兰你脑袋没有被门挤坏吧？我还没接受你的告白呢！”

这是他一贯擅长揶揄的冷笑话，我才不会因为他的话而破坏气氛。然而本来是呼之欲出的名字，却在他这一番嚼舌周折之后，让我将其压在心底。等他一遍遍询问我“哪家公子八字那么黑被你盯上啦，我该提醒他提高警惕了”之后，我挂下了电话。

所以他应该不会知道，我喜欢上的是葵花镇上葵花街那个捏糖人的毕伯伯……的儿子。

起初吸引我的是毕伯伯的小摊档。没有阔气门面的堂皇装潢，只是一个流动作业的板车，却成了葵花街乃至附近所有孩子们的小天堂。那里有用蔓藤编成的蝴蝶和蜻蜓，缤纷玻璃糖纸揉成的小风车，还有鲜艳

欲滴形状各异的糖人。

有一次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少年，在我的手指即将够到一个人后裤兜的钱包时，少年突然迅速地抽出一个糖人跨步上前递给我：“你来了啊？花木兰糖人，送给你吃。”

我的头埋得很低，料想他许是看见了刚才的一幕，所以跳出来扮演光明大使的角色，拯救我这只迷途的小羔羊。

在昂起头那个瞬间，我看见了他一排整齐的牙，在阳光下一字排开，泛着清浅的光，跟他的白色帆布鞋一样干净无染。那个空档他没有看我，而是对上毕伯伯疑惑的眼神，然后笑笑说：“这是我同学。”

恰好经过的周小丢背着他那个万年不变的双肩奥特曼包包，踢着露出脚趾头的凉鞋走到我面前晃了晃：“沈青兰，你糖人快融了还不吃！口水都流一地了！”

“哟，小丢啊，要不要吃糖人？”毕伯伯居然这么偏心，只问他不问我！

小我一岁的周小丢力气却比我大得多，拽着我的手臂离开，喋喋不休地跟我絮叨着学校里发生的奇闻趣事。比如某某胖子背后被贴了“来咬我啊”的纸条，比如某做作的女生椅子上被刷了胶水，等等。

我的眼睛从平视到后翻，一直离不开那张好看的脸。他脸上全无生意人那种媚俗的讨喜，然而他的冷漠也是无伤无害的，不是那种目空一切的孤傲，反而像是一个跟这样的场所格格不入的孩子，只想找一小块安宁的地方做自己喜欢的事。

不解风情的周小丢在一旁挖苦我：“见过嘴馋的，没见过像你这么馋的。”

我终于在这个痛心疾首的公鸭嗓中极不情愿地把脖子扭正对周小

丢说：“那个男孩是谁啊？”

“原来你是在花痴他啊？他就是毕伯伯的儿子毕嘉豪啊，也是念丛安中学的，高一新生。有兴趣？”

“才不是！他……黑了我两毛钱。”虽然我很有冲动让周小丢为他的聪明伶俐付出被揍的代价，但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压住熊熊燃烧的怒火挂起灿烂的笑脸：“小丢小丢，我十六岁生日快到了，到时你送我一个望远镜吧。”

是的，我需要一个望远镜，我甚至连场景都设计好了。每天清晨举着它从我的小阁楼的窗口右倾 45 度角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放了学的毕嘉豪扎在一堆矮他两个头的小破孩中间忙忙碌碌的身影。他高一，应该是十八岁，我们之间隔着两年的距离。

而我没想到的是，当后来我真的举着周小丢送的望远镜看向毕嘉豪时，却看到了许多我不愿看到的幕幕。

【世界贫困日】

不知不觉，自六岁那年从婆婆口中听说父母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丧生的噩耗到如今，已经过了十个春秋。这十年来，一直都是靠婆婆挑着菜担子到集市里卖菜赚来的钱供我上学，而我在踏入十五岁念初二、她的病情愈来愈严重的那一年，便偷偷瞒着她退了学。本该上学的时间，我在外边做点零工，遭遇过许多不同的人生际遇：在节日里给镇子里的花店卖过花、到饭店当过洗碗工、在车站卖过当地的报纸，也当过奶茶小妹……

为了省钱，婆婆总是不肯服药，这导致我只能买更昂贵的口服液暗

自掺在菜汤里喂给她。

生日那天我穿着沈玉兰送给我的蓬蓬裙在房间里等待周小丢前来。沈玉兰是我姑姑的女儿，我的表姐，裙子是她从淑女屋买后穿过两次觉得太紧身所以退给我的。

“青兰呀，表姐最近手头有点紧，这件裙子就当送你的生日礼物好吗？”她的脸上堆满笑意。

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她很漂亮，说话斯文，语气很轻，让人无法拒绝。更何况那件裙子有着惊艳的漂亮，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礼物了。

所以，当周小丢风风火火地进门来，看见我穿着它坐在大厅时，他将袋子往地板上一搁，然后拍着手掌叫了起来：“哇塞，你这副架势活像女王陛下在等战败的臣子俯首进贡耶！”

我心疼地跳下藤椅跑去抱住那个被遗弃在地上的袋子：“激动什么啊，没见过美女吗，要是胆敢把我的望远镜摔坏，我就命人把你拖出去！”

他的脸刷地变红，看着面不改色的我突然也得意洋洋地奸笑起来：“女王陛下，谁告诉过你那是望远镜了？小弟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买不起……”上帝啊，今天是世界贫困日吗，每个人说出的话都如出一辙。

像被兜头泼了一桶冷水，我打开瘪瘪的袋子一看，里面躺着几个瘦小伶仃的糖人，并且已经在炎夏的高温里黏成一团。

委屈失望之余，我竟坐在地上咧开嘴哭了出来。周小丢慌了：“我的姑奶奶，这么好看的裙子你居然拿来当拖布！升旗仪式唱国歌怎么没听出你声音这般嘹亮啊！”

最后，周小丢从兜里掏出一架黑色望远镜，像在我身体上按了静音键一般，及时地阻挡了鬼哭狼嚎的蔓延，效果立竿见影。